

# 百合花开深山中

九月，农忙既歇，水车犁耙的声音没了，村子忽然安静。吃过午饭，父亲靠着门坐在一张小矮凳上抽着旱烟，望了一眼日头。时已夏末，阳光悠悠晃晃的，像拉长了的线，温和地洒在大地上。这样的日子，人跟牛啊狗啊还有村庄都在悄悄地休息。

父亲抽完烟，把旱烟管往凳脚上敲了几下，看我一眼，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在对我说：“去挖百合吧。”我那时读初中，十四五岁，暑假里刚跟着父亲忙完农活，闲了几天，身子又轻了，便高兴地说：“好。”

父亲与我各拿一把锄头、一个编织袋，戴一顶草帽就出门了。

山在村子的东边，连绵起伏，弯弯相连、叠叠相望。我

们先到东南山，在满眼的青黛苍绿的柴草里，循着那清亮洁白的花寻找百合。百合在山中零零落落地长着，不很多也很难找，找到后我们就用锄头连根挖起。百合的根是一种球状的鳞茎，可入药，收购站里收的。

从东南山到坐骑坑、火烛坑再到杨排岭、中央岗，我们一山一山地翻过去。开始的时候，我与父亲总在对方视线范围内。山里空旷无人，我们彼此不说话，就用目光相互关照着。越往山里走，柴草越长，百合那洁白的花隐现在柴草之间，也越难发现了。有时我和父亲两人也彼此看不到人，只听到锄头的“嚯、嚯”声。

忽然，我发现了前面一块巨大的岩石下，繁茂的草

丛中有一朵很大、很艳的百合花，开在高高的茎干上，非常美。我被这“一枝独秀”的花朵迷住了，慢慢靠近崖边，静静地看了好一会。它开在这深山沟壑里面，要不是我发现，怕是再也不会有人欣赏它了。我既高兴又心疼，小心翼翼地开始挖，不想伤及它一丝的根须。

等我挖出这棵百合花，抬起头来看，父亲呢？看不到了，再仔细去听，也听不到声音了。我随口叫了一声，没回音。慢慢的，一种异样的感觉涌遍我的全身。整座山变得死一样的沉寂，一种可怕的肃穆感向我袭来。我颤抖地呼叫起来：“爸爸，爸爸……”山谷里传来可怕的回音，周围更加肃静了。

我把父亲弄丢了！再看这山、树、柴草，似乎都不一样了，变得陌生和疏离。我强作镇定，独自一人在深山里没有方向地走着，百合花对我已经不重要了。我用眼睛搜索，用耳朵倾听，父亲却像蒸发了一样，没有丝毫踪影。这时候每吹来一阵微风都让我惊悸，脚下不知怎么地不断绊着岩石和草根，山里发出的一点点声音都很清脆，让我毛骨悚然。我在山里越转越深，越走越远。在一片茂密的林子前，我停下来——我迷路了。

怎么办？我吓蒙了。但此时的我只能靠自己了。我冷静下来，克服恐惧，站到一个山崖上寻找远处的参照物，辨别村庄的方向，然后我开始七拐八

□刘从进

拐地走出了深山。站在山口，我才发现自己的手和脚都被柴草划得血肉模糊，但根本没觉得疼。回头看山，依然是那样的沉静和惊悚。我沿着一片庄稼地赶紧回到家里。

父亲并没有回家，直到天色暗了，他才扛着一满袋百合花回来。奇怪的是，他好像根本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。这让我很委屈，也很纳闷。但倔强的我也故意不提起，只把它一直藏在心底。

后来有一天，我再次走进这片深山的时候，心底忽然敞亮了，一个人也不觉得害怕了。山是那样的安稳，一切都是那样自然，那样踏实。

忽然明白，那天父亲是故意把我扔了的。

我们还会边泡茶边猜灯谜、作打油诗。我记得我爸爸就曾写下这样一首诗：春宵欢娱诗兴稠，一家四口学打油；夏去冬来今又是，韩信点兵在五楼（当时我们家在五楼）。

1987年，父母因工作原因，一起调回了广州。我们起先住了一所非常破旧的房子，工夫茶一直是全家振奋精神的“最有力武器”，也见证了我们一家努力奋斗的经历。后来我们终于从旧房子搬进一套100多平方米的单位房改房，泡茶环境自然得到了极大改善，那套“全阳春第一套工夫茶具”依旧摆在显眼位置。

可惜的是，住上新房没多久，母亲竟患上不治之症。她咬紧牙关，努力抗争了一年半的时间，最终还是在1999年离开了我们。而她离去前最大的遗憾，便是没能真正做个汕头媳妇，在我爸的老家建个自己的家，一家人一起泡一壶工夫茶。

所幸这个愿望十年前终于实现了。现在每年春节，我们都会回汕头，回到这个我妈曾经十分渴拥有过的汕头老家，一起用家乡水泡一壶真正的家乡工夫茶。

微信扫码聆听上期乡音征文  
《立冬食蔗齿不痛》粤语播音



羊城派  
微信公众号二维码

“乡音”征文

□林沐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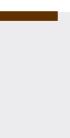
## 家乡工夫茶

“这叫‘关公走麦城’，接下来是‘韩信点兵’。”在汕头老家的新房子里，老爸一边泡茶，一边说起他那一套潮汕工夫茶的套路。

曾几何时，在汕头老家有一套自己的房子，一家人围着冲工夫茶，是我们梦寐以求的心愿。谁也没想到，有一天竟能梦想成真。大概十年前，我的家乡广东兴宁的浮东农村因为经济迅猛发展，也像大城市那样，一栋栋高楼大厦拔地而起——村里人和房地产公司合作，在原来的宅基地上盖起了商品房。我家托了爷爷洪福，凭着爷爷留下的一块地，在父老乡亲的关照下，分到了一套从前根本不敢祈盼的90平方米的大房子。

老爸算是个归乡的游子。1958年，他在前中山医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粤西山区前阳春县，在那里认识了从广州分配来工作的我的妈妈。他们两个都是“外乡人”，因此彼此珍惜，不久结了婚，其后，我哥和我也在山城相继出生。那时因为老家条件有限，我们很少回汕头老家，对老家的惦念，便全凭我爹每日几泡的工夫茶。

妈妈说，当初老爸在婚后第一次祭出他从老家带来的法宝——整套潮汕工夫茶具，曾美其名曰，这是“全阳春第一套工夫茶具”。在他的教导下，原本对泡工夫茶是“门外汉”的妈妈，也对工夫茶着了迷。两人一有空就一起泡茶，不久我爹的泡茶功夫也很是了得。有了哥哥和我之后，我们一家人正好组成了潮汕工夫茶最传统的四个茶杯的阵形，大家常常围坐一起，边泡茶，边天南地北地聊天。每年春节，



“乡音”征文

□林沐阳

## 家乡工夫茶

我们还会边泡茶边猜灯谜、作打油诗。我记得我爸爸就曾写下这样一首诗：春宵欢娱诗兴稠，一家四口学打油；夏去冬来今又是，韩信点兵在五楼（当时我们家在五楼）。

1987年，父母因工作原因，一起调回了广州。我们起先住了一所非常破旧的房子，工夫茶一直是全家振奋精神的“最有力武器”，也见证了我们一家努力奋斗的经历。后来我们终于从旧房子搬进一套100多平方米的单位房改房，泡茶环境自然得到了极大改善，那套“全阳春第一套工夫茶具”依旧摆在显眼位置。

可惜的是，住上新房没多久，母亲竟患上不治之症。她咬紧牙关，努力抗争了一年半的时间，最终还是在1999年离开了我们。而她离去前最大的遗憾，便是没能真正做个汕头媳妇，在我爸的老家建个自己的家，一家人一起泡一壶工夫茶。

所幸这个愿望十年前终于实现了。现在每年春节，我们都会回汕头，回到这个我妈曾经十分渴拥有过的汕头老家，一起用家乡水泡一壶真正的家乡工夫茶。

微信扫码聆听上期乡音征文  
《立冬食蔗齿不痛》粤语播音



羊城派  
微信公众号二维码

## 儿子的生日宴

□汪瑞宁

《“乡音”征文》栏目欢迎投稿。稿件要求具有纪实性，以散文随笔为主，紧扣岭南文化。投稿请发至邮箱:hdjs@ycwb.com，并以“乡音征文”为邮件主题，个人信息请提供电话、身份证号码。

## 儿子的生日宴

□汪瑞宁

今年八月的最后一天，远在深圳工作的儿子突然在家庭群里发布了一则信息，说他明天下午回武汉。莫不是他在武汉又有重要任务，我与他妈满脸狐疑，试图探问究竟，儿子却始终没说个清楚。

9月1日晚，儿子乘高铁直达武汉。见面后，我们才恍然大悟。原来，9月2日是儿子的生日。他说儿生母苦，所以专程回来陪父母的。儿子说，今年春节，本来是要回武汉陪父母的，却因为疫情不能成行。真是用心良苦，儿子的孝心，让我和他妈感动不已。

老天爷很给力。9月2日，天气晴好。早起，老伴询问了儿子的安排，然后告诉儿子，应该去看望一下姑妈，姑妈正生病在家。儿子毫不迟疑地应允了妈妈的提议，立即下楼购买礼品，然后带着我们一同驱车前往。我们的突然到来，完全出乎姑爷姑妈的意料。姑妈执意留我们吃饭，推辞不掉，我们只好从命。由于疫情影响，我们兄妹两家也好长时间没有见面了，今天刚好弥补了今年的缺憾。接近尾声，儿子悄悄离席，抢先买了单。舅侄宴请姑父姑母，理所当然。

离开姑家，太阳已开始偏西。原定的计划，必须再次修改，挑主要的先办。儿子原本是想带我们去找一个条件好的养老中心，可以安心养老。该养老中心在武汉东郊，汽车急驰40多分钟才到达，可惜最后此地

吸引不了我们的目光。儿子生日最大的愿望，也是给父母一份有分量的礼物，只能被拒收了。

离开养老中心，儿子仍惦记着带我们看风景，特意绕道东湖景区兜风。最后才赴晚上专设的生日宴现场，就近选在离家很近的酒店。在座嘉宾都是至亲，均盛赞儿子这个生日宴很特别。儿子含笑不语，特意请母亲默许心愿，帮他吹灭生日红蜡。

大家又重提去年10月的一场生日宴。那也是儿子提议的。因为我们兄妹三姐，10月都有人过生日。于是，儿子提议不如每年办一次生日会，集合几位老人一起过。既作为一个家庭敬老的日子，向老人表达孝心，也可为分布四方的众亲属提供一次团聚的机会。我的弟弟和弟媳，就在侄子的专程陪护下，专程从老家县城所在地，乘坐高铁来汉口。几个亲二代有的买美酒，有的订蛋糕，有的提水果，大家欢聚一堂，谈家常，问健康，品尝美味佳肴，不亦乐乎。大家一致商定，今年还这么做。

生日宴一片其乐融融，儿子突然聊起了疫情。他说这次亲身经历，让他更懂得了人世间的情谊无价，也更懂得亲情可贵。聊到最后，几个年轻人生争着买单，儿子一概拒绝，说自己早早用手机预付了金额。结算完毕，还有些剩余的预付款，他说留给父母慢慢消费，喜欢吃什么就过来吃，让平常的日子，也过得像生日一样，要有滋有味。

## 大板车记忆

□若萦

让人为他们捏把汗。

父亲有位好友就是位“搬运工”，如今已六十多岁，常来家中做客聊天。我不止一次听他细说“当年”。他说自己在十多岁时就出来拉大板车谋生，一天拉两个来回，按一毛二分四一趟计算。他们不仅拉车，还装卸货，所以在他们当中，你很难找到皮肤白皙或者身材肥胖的，原因可想而知。

我认识多年的一位杂货店老板娘小妮曾感慨地说：“以前在肇庆入货，就是请这种大板车运到码头装船的。”我一位梧州的好友也为这感叹：“大肇庆现在还允许它上街，证明执法者很人性化，值得点赞。”

或许拉大板车的搬运工至今都未曾真正消失，只不过他们的“大板车”换成了“电动车”，“搬运工”改名为“快递员”？存在就是合理，适者生存。式微于时代浪潮中的大板车，终将成为掉落在尘埃的一枚旧扣。记得它的人都年长了，不懂它的人都在成长中。